



圖一 民國22至38年故宮文物南遷路線圖

活動，追尋故宮前輩之足跡，體驗文物大遷徙的艱辛歷程，以具體行動承繼故宮人為保護民族文化精神象徵之文物，不畏險阻克服萬難的光榮傳統，攜手合作共同開創兩岸故宮的新未來。此行乃七十餘年來博物館專家首度大規模重返文物遷徙路線及現場，全程進行文字記錄與影像攝製，未來整理出版後，將成為故宮研究及文化資產保護之重要資料，對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回顧具有特殊意義。



圖二 「溫故知新—重走文物南遷路」考察路線圖 曾威智製

溫故知新— 重走文物南遷路紀實

源起

兩岸故宮自民國九十八年二月達成九項合作共識後，雙方即積極展開各項合作。繼去年十月合辦「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十一月合辦「兩岸故宮第一屆學術研討會」後，今年合辦的活動計有六月「溫故知新—重走文物南遷路」考察活動、九月「故宮學」學術研討會，十月「故宮文物南遷史料展」以及十一月「兩岸故宮第二屆學術研討會」。

今年是故宮成立第八十五週年，

「溫故知新—重走文物南遷路」則是兩岸故宮共同協商，聯合舉辦並鼓勵同仁自由報名參加的考察活動。此行係根據兩岸故宮九項共識中「落實雙方合作機制」，在不涉名稱載示及法令前提下，進行寬廣與對等的實質合作之一。此次考察活動不僅落實雙方合作辦理專業活動的共識，更是全世界博物館界絕無僅有的經歷。

為避免故宮文物毀於日本侵華戰火，自廿世紀三〇年代初期，故宮前輩將精選之文物近兩萬箱，由北京

朱惠良



一路輾轉往西南方遷移，歷經十餘年顛簸歲月，至四〇年代末期，復因國共戰爭形勢逆轉，文物分運台灣與北京，部分文物則仍留南京，迄今，故宮南遷文物分別典藏於前述三院。這段史無前例的文物大遷徙，雖已有許多回憶錄、專書、文章與影像資料陸續出版，但其中仍存模糊未明或互有出入之處，為免相關之人事物資料湮沒不彰，兩岸故宮決定聯合舉辦今年六月之「溫故知新—重走文物南遷路」（以下簡稱「溫故知新」）考察



圖三 第二歷史檔案館 張志光攝



圖四 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點收1937年留京文物清冊 張志光攝



圖五 南京考察座談會 井迎瑞攝

考察團與考察路線

「溫故知新」考察活動由兩岸故宮共組廿九人考察團，考察路線之設計主要以與南遷相關之人、事、物及檔案留存與否為考量。復因考察時間僅兩週，故此行不能全部重走當年之遷移路線（圖一）。經過多方討論，「溫故知新」考察活動最後排訂路線如下：台北—南京—貴陽—安順—貴陽—寶雞—漢中—成都—重慶—成都—樂山—安谷—樂山—峨嵋山—成都—台北，共計參訪十個城鎮，考察文物存放點、遺址與辦事處等三十處。（圖二）。

考察方式以遺址踏勘、人物訪談、學者專家與當事者座談為主，同時進行全面的文字與影像紀錄。考察活動結束後，兩岸故宮將通過專刊、考察報告、研討會、展覽、紀錄片與專書等方式將成果與大眾分享。

「溫故知新」考察活動主要由北京故宮博物院籌畫，參訪點之地方政府、文物與檔案管理部門均大力支持，不僅協助尋找當事人、召集研究人員、搜集彙整資料，更為考察路線

提出具體建議，甚至親身參與考察活動。由此可見，「溫故知新」考察活動不僅是兩岸故宮的事務，也是文博界與檔案界共同關注並參與之盛事，更是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考察日誌

「溫故知新」考察活動自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三日至十八日，共計十六日，每日行程安排豐富緊湊，本文因篇幅所限，略去文化觀光景點部份，僅就南遷文物相關之各考察點簡述於下。

六月三日（星期四）台北、北京、南京

上午：國立故宮博物院考察隊員抵達南京

下午：北京故宮博物院考察隊員及新聞媒體抵達南京

六月初的南京未如預期之炎熱，下午「溫故知新」考察團成員全員到齊。是夜，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於秦淮人家為台北與北京遠道而來的故宮成員及媒體接風，同時，為接下來為期兩週半的「溫故知新」長征考察進

行工作會議，席間彼此介紹，初步認識未來同行的夥伴們。宴罷，沿秦淮河畔漫步夫子廟古街，經烏衣巷，跨文德橋，同治年間重建巍峨壯美的天下文樞坊挺立河畔，一路上只見金粉樓臺，鱗次櫛比，畫舫凌波，樂聲燈影，一片燈火輝煌，遊人穿梭如織，六朝金粉地，十里秦淮河的風采依舊。

六月四日（星期五）南京

上午：考察南京市民俗博物館、太平

天國歷史博物館、第二歷史檔案館

下午：考察座談會

第二歷史檔案館（圖三）是集中保管一九二一年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間中央政府及其直屬機構檔案之國家級檔案館，館藏檔案主要為五部分：一、南京臨時政府、廣州和武漢國民政府檔案；二、民國北京政府檔案；三、南京國民政府檔案；四、日偽（汪偽）政權檔案、五、民國人物檔案。檔案形式主要為公文書，此外還有照片、圖片、唱片、勳章、印章、股票、鈔票、郵票、任命狀、商

標、字畫、家譜及碑帖等。這些檔案均已分類整理，進行微卷複製，並編製目錄以便查閱。館方特取出「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點收一九三七年留京文物清冊」（圖四）供「溫故知新」團員拍照。

第一場考察座談會在南京博物院舉行（圖五），由北京故宮博物院李文儒副院長主持，北京故宮博物院鄭欣森院長、南京博物院龔良院長、第二歷史檔案館曹必宏副館長、上海檔案館朱榕研究員以及筆者等卅餘人熱烈討論。座談中，來自北京、台北、上海與南京的博物館員分就各院發展現況及對文物南遷之瞭解進行報告。當年護送保管文物的故宮人子弟，莊嚴之子莊靈與梁廷煒之子梁金生兩位發言，回憶老父避戰火護文物之顛沛艱辛，令人動容。

六月五日（星期六）南京

上午：考察南京北站、浦口碼頭、中

山碼頭、南京博物院朝天宮庫

房

下午：考察北極閣、中央研究院、地

質調查所、氣象所、明城牆



圖八 下關鐵路輪渡碼頭



圖九 南京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

運送，仍留南京朝天宮庫房，日軍佔領南京後，又將這批文物自朝天宮庫房移出，分貯於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氣象所以及地質調查所等處。這些文物存放點，本次考察均一一走訪，然大多已改建，僅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仍存原貌（圖九）。

六月六日（星期日）南京、貴陽

上午：南京—貴陽
下午：考察座談會

由南京搭機前往貴陽後，貴州文物局同仁熱情接待，沿途介紹貴州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第二場考察座談會在喀斯特酒店舉行，貴州省、貴陽市、安順市文物局之局長、副局長、貴陽市博物館、當年北京故宮支援貴

陽之同仁以及貴陽學者們均出席。陸續說明民國廿八年初故宮文物運抵貴陽後，至民國卅三年起運重慶之種種情形。其中，八旬長者戴明賢（圖十）特別指出，民國卅三年四月故宮文物曾在貴州省立藝術館舉辦展覽。展出時，全省轟動，因貴州地處偏僻，出省不易，珍貴的故宮文物能不出省就看到，是極其難能可貴之事。戴先生有緣親睹該展，覺得一生受用，故建議「溫故知新」考察團多深入了解文物對存放所在地區民眾及社會文化之影響。

六月七日（星期一）貴陽、安順

上午：貴陽—安順，考察安順華嚴洞、安順文廟

下午：考察屯堡民俗博物館、天龍屯堡

安順地處黔中腹地，是貴州歷史上開發最早的區域，為古代黔中文化的發祥地，被稱為「黔之腹，滇之喉，蜀粵之唇齒」。安順文廟是貴州最早、規模最大的官方儒學館，始建于明代洪武初年，歷經兵燹、增建與修復，現存建築二十二處。故宮博物



圖七 故宮南京分院朝天宮庫房 莊靈攝



圖六 停放過故宮文物專車之浦口車站軌道與月台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故宮南京分院建成，存滬文物遂由上海移運南京朝天宮新建的庫房（圖七）存放。該庫房向不對外開放，「溫故知新」考察活動為兩岸文化交流大事，故特別開放給「溫故知新」團員參觀。庫房設計以斜坡代替樓梯，便於運送文物木箱。庫房中存放已六、七十年的木箱，分兩層疊放數列，箱上封條已

民國廿六年，淞滬會戰爆發，文物在日軍炮火下，分三路緊急搶運：南路，最重要的八十箱文物大多為參加過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的精品，經武漢，轉長沙、貴陽、安順，運往四川巴縣；中路，九三三三箱文物由水路經漢口、重慶、宜賓運抵樂山安谷；北路，七二八七箱文物由鐵路經寶雞、漢中、成都至峨眉；另有二九〇〇箱留存南京。

中山碼頭位於長江南岸，昔稱下關碼頭。南遷文物水運者係由下關鐵路輪渡碼頭上船，此處廢棄多年，如今已殘破敗壞如廢墟（圖八）。

民國廿六年文物分三路西運時，因情況緊急，留下兩千餘箱無法一起

民國廿九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發動侵華戰爭，民國廿一年，故宮開始挑選文物裝箱放置，以備必要時南運。民國廿二年山海關被攻陷，故宮決定文物南遷，以策安全。廿一節車廂組成的兩列文物專車於二月上旬抵達南京浦口火車站，惟當時決策者為西運洛陽西安或遷移上海存貯，爭執不下，導致滿載珍貴文物的列車於浦口車站停頓兼旬，至三月上旬始得卸車，自浦口碼頭水運上海存放。南京北站即當年浦口火車站，「溫故知新」團一行卅餘人重踏當年南遷文物停放一個月的第一站，對著廢棄的月台（圖六），細細體會當時故宮押運人員前途未卜的心情。

殘破剝落，靠牆下層一箱上貼有兩張封條，一為民國廿二年四月廿六日中央國民政府封條，一為一九五一年封條，因禁止攝影，只有將文字資料記於日誌，將眼前景象努力印入腦海。在庫房中意外得見中日戰後，日軍戰敗受降儀式中所用長桌、皮椅、木椅、洋槍與洋砲，撫物追思，日本侵華罪行歷歷在目。



圖十二 華嚴洞三聖殿



圖十三 華嚴洞外大合照 莊靈攝

築的傳統。

民國廿七年二月故宮文物運抵貴陽，因原規畫存放文物之城外山洞尚待修復，故暫存於毛公館。公館（圖十四）含主樓、跨樓和廂樓，主樓為三層，跨樓和廂樓為二層，為青磚青瓦之磚木結構，深簷寬廊大圓拱門，鑲有五彩玻璃窗，樓梯木雕扶手

和雕花隔板，作工細緻。當時蔣委員長飛抵貴陽指揮戰事，其行營即設在毛公館廂樓二樓。經歷八十餘年的風雨，毛公館雖原貌仍在，但已殘破不堪（圖十五），團員紛紛向陪同的貴州政府官員反應，希望能儘速維修保護，否則恐有坍塌全毀之虞。

當年倡議應在貴陽舉辦故宮書

畫特展之故貴州藝術館館長陳恆安，曾與故宮安順辦事處主任莊靈書信任返，共同策展，其策展卷宗仍為其女保存。貴州博物館特地安排陳女士與莊靈見面，陳並將莊靈生前寫給其父之墨蹟西江月致贈莊靈留念（圖十六）。

貴州省對「重走文物南遷路」考察活動極為重視，貴州省委書記、省長、安順市市長均出面宴請本團，進行深度交流。

六月九日（星期三）寶雞、漢中
 陸廟、大散關、秦嶺、張良廟、石門景區

北路七二八七箱文物於民國廿六年十二月運抵寶雞，其中三二六三箱貯城隍廟，四〇二四箱存關帝廟。本團八日晚自貴陽飛西安，深夜驅車趕赴寶雞，九日晨走訪寶雞文物存放遺址。城隍廟已改建為印刷廠，僅一抱鼓石留存（圖十七），現置於車間門邊。寶雞關帝廟有三，皆已改建。據當地耆老回憶，幼時每日都去城隍廟附近的關帝廟玩耍，但那年冬天，廟



圖十一 故宮博物院駐安順辦事處舊址安順文廟奎星閣 莊靈攝

院駐安順辦事處選在安順文廟奎星閣（圖十一），位於文廟第三進大院左側，為重簷歇山頂建築，亦稱「奎文閣」，大院右側之尊經閣已全毀。

民國廿七年二月故宮文物運抵貴陽，但貴陽城內非久留之地，於是尋得距貴陽九十五公里處之安順華嚴洞，該洞相傳因二老僧常誦華嚴經而得名。故宮人員於洞內搭蓋板房，以瓦頂瀉滴水，以地板隔潮濕後，將文物自貴陽遷儲於此。

華嚴洞外原有屋宇，現為妙法禪寺，一行人經過大雄寶殿與三聖殿，一路尾隨響導深入岩洞，洞中陰暗潮濕，舊時於岩壁上朱筆書寫之燈



圖十 貴陽學者戴明賢（右）與莊靈

位號碼仍可得見。據當地耆老說明，華嚴洞原乾燥通風，因後洞堵塞而日漸潮濕，洞內崎嶇難行，並不適合放置文物，故當年文物應放置於距洞口最近之寬敞平坦處，大雄寶殿後進，岩壁上留有馬衡題識之三聖殿（圖十二），應即當年存放故宮文物之所。

考察告一段落，團員與妙法禪寺法師及寺院志工合照時，一小兒跨一小車緩緩在大隊人馬前騎過，逗得大夥開心極了（圖十三）。襯著懸掛於寺壁上「熱烈歡迎兩岸三地博物院專家蒞臨西秀地區指導工作！」的紅布條，似乎象徵著新生力量的加入。

六月八日（星期二）貴陽、寶雞
 上午：考察貴陽毛光翔公館、六廣門、貴州博物館

下午：考察青岩古鎮、鎮山村、鎮山晚上：貴陽—寶雞
 生態博物館

貴陽毛光翔公館位於六廣門西南側，係貴州省主席毛光翔於民國十五年及民國十九年期間修建之官邸，建築風格仿歐式，但仍保留中式土木建



圖十七 寶雞城隍廟僅存之抱鼓石



圖十八 寶雞散水益門關帝廟

漢公路，全部安全送達漢中。為體驗故宮前輩們的艱辛，「溫故知新」團追隨前輩的步伐，搭上巴士由寶雞翻越秦嶺到達漢中。

六月十日（星期四）漢中
上午：考察南鄭縣文廟、褒城縣宗營鎮馬家祠堂、范家祠堂
下午：考察漢中文廟、漢中博物館、考察座談會

秦嶺橫貫中國中部，連綿百里

的高山屏障，阻礙了濕暖氣流向北流通，因而成為我國亞熱帶和溫帶的分界線。翻過秦嶺一到漢中平原，景色氣氛宛如江南。

民國廿七年故宮文物運抵漢中後，分貯於漢中文廟以及褒城郊外的范寨馬祠、范祠與東張寨大廟。
東張寨大廟現已改建為中心小學，馬祠曾改建為公社倉庫與工寮，後分配給民衆另建房舍，范祠為四合

院，雖已改為拖把工廠，所幸仍保存祠堂東廂房之柱石、屋架與樑木（圖十九）。

漢中文廟於廿世紀六〇年代曾遭破壞，當年存放石鼓與文淵閣四庫全書等文物之大成殿已經重建（圖二〇），文廟原有建築僅餘樑星門及泮池存留於市政府後院，一旁豎立漢中重點文物保護標示。

第三場考察座談會在漢中博物館

裏來了許多軍車，同時有不少全副武裝的軍人把守，不許進入，肯定是發生了什麼大事。耆老口中的關帝廟現已改建為西府賓館。

造訪的另一關帝廟，在城外益門橋附近的散水畔。民國廿七年春，潼關軍情緊急，在寶雞停留不到三個月文物被迫再遷運漢中。寶雞至漢中約三百公里，無火車通行，只能情商西安行營借用軍車裝運。散水畔益門

橋附近的關帝廟（圖十八）是否曾為運送軍車憩息停留之所，仍待日後更多資料出現後才能確定。

由寶雞到漢中須翻越秦嶺，此段路程即「難於上青天」的蜀道之一。民國廿四年為軍事需要開始修建寶漢公路，但因物資缺乏，該路只是一條路況極差的簡易便道而已，故宮七千餘箱文物在天寒地凍的二月間，分廿八批駛過危險顛簸且剛通車不久的寶



圖十六 莊靈持其父墨跡與陳恆安之女合攝於貴州省博物館



圖十四 貴陽毛光翔公館主樓



圖十五 毛光翔公館現況



圖二三 廣元千佛岩前溫故知新團員向前輩致敬 莊靈攝



圖二二 廣元千佛岩前運送故宮文物之車輛

目前正在進行考古發掘，地層清楚顯示三種堆積層：最下層為清朝石板道路，中層為民國廿年代用黃土與卵石修築之川陝公路，上層則為一九五〇年以後拓寬的黑白碎石柏油路（圖二四）。

大慈寺為成都著名古寺，唐玄宗曾賜匾「敕建大聖慈寺」，唐僧玄奘曾於此受戒，寺廟多次毀於兵火，現存諸殿為清代順治後陸續重建。文物遷成都後即暫存此寺，分於三庫存放，第一庫大雄寶殿較乾燥，貯圖書文獻；第二庫藏經樓下較潮濕，貯銅、玉等器物；第三庫藏經樓上（圖二五）最高爽但不宜載重，貯存較輕

十三層造像龕窟，蔚為壯觀。為避日軍空襲，北路文物再度遷移，離開陝西進入四川，自漢中與褒城分別運往成都，於民國廿八年運清。由陝入川，於寧羌與廣元設分程接運站，押運人員曾於廣元千佛岩留下文物車輛經過佛龕前之珍貴鏡頭（圖二二），七十年後，「溫故知新」考察團也在同樣地點向前輩們致敬（圖二三）。

千佛岩前即蜀道之一金牛道，目前正在進行考古發掘，地層清楚顯示三種堆積層：最下層為清朝石板道路，中層為民國廿年代用黃土與卵石修築之川陝公路，上層則為一九五〇年以後拓寬的黑白碎石柏油路（圖二四）。

川康銀行現已改為郵局大樓（圖二七），門前設有重慶市文物委員會「重慶抗戰遺址文物保護點。川康商業銀行（中央信託局舊址）」銅牌。恐無暇賞此美景。

朝天門碼頭位於城東北長江與嘉陵江交會處，是重慶歷史上最古之碼頭。登高瞭望，只見兩江環抱重慶半島，碼頭沿兩江開展，江上貨輪客船木舟鐵駁與山水相映，百舸爭流，景色壯麗（圖二六）。想當年故宮前輩押運文物至渝，登上朝天門碼頭時，

箱件。

六月十三日（星期日）成都、重慶
上午：成都—重慶
下午：考察羅斯福圖書館舊址、朝天門碼頭、打銅街郵局大樓、安達森洋行倉庫

中路文物自民國廿六年底起，分二批由南京以輪船運送，溯江而西，於次年五月全部運抵重慶。遷渝文物分存三處共七庫，長江南岸之法商吉利洋行倉庫與瑞典商安達森洋行倉庫以及市區朝天門附近之川康銀行倉庫。

進行，漢中博物館以古漢台為館址，館中精華所在即「漢魏石門十三品」陳列室（圖二一）。這批自古褒斜道石門隧道及其南北山崖間鑿出之《石門頌》、《開通褒斜道碑》、《楊淮表記》、《玉盆》、《石虎》、《袁雪》與《石門銘》等摩崖石刻，對研究漢代交通、水利、科技與書法藝術

的發展，蘊含重大意義，堪稱我國文化寶庫中的瑰寶等。漢中學者座談會中提供許多寶貴資料，讓文物在漢中的情況更為清晰。

六月十一日（星期五）漢中、勉縣、洋縣、城固縣
上午：考察勉縣武侯祠、武侯墓、洋縣察倫紙博物館

下午：考察武侯墓、城固縣張鞏墓
六月十一日（星期六）漢中、成都
上午：考察廣元千佛岩
下午：考察大慈寺

千佛岩位於廣元市城北嘉陵江東岸，是四川境內規模最大的石窟群。摩崖造像始於北魏時期，在高四十五米南北長兩百餘米的峭壁上，鑿出



圖一九 褒城宗營鎮范家祠堂之屋架 莊靈攝



圖二〇 漢中文廟重建之大成殿 莊靈攝



圖二一 漢中博物館石門十三品陳列室 鄭邦彥攝



圖二七 重慶川康銀行現為郵局大樓，文物保護點銅牌在左下角



圖二六 重慶朝天門碼頭



圖二八 重慶川康銀行部分倉庫



圖三〇 安達森洋行之運貨軌道 莊靈攝



圖二九 重慶南岸獅子山上安達森洋行 傅申攝

當年貯存文物之倉庫現已一分爲二，部分爲民間公司使用（圖二八）。當年南岸爲各國駐華領事館區，故沿江邊停靠不少外國軍艦與商船。外商洋行倉庫就近設於南岸山上，以便運輸，安達森洋行倉庫即位於朝天門碼頭對面南岸獅子山，而南岸王家沱的法商吉利洋行倉庫則已全無蹤跡。安達森倉庫高大堅實（圖

二九），故被選中存放文物。民國廿八年四月，日軍開始轟炸重慶，每當日機轟炸時，安達森先生便令工人把瑞典國旗升在門外旗杆上，以求安全。目前倉庫大都爲藝術家佔爲工作室，倉庫門首雖懸有重慶市文物委員會之「抗戰遺址文物保護點」銅牌，但雜草叢生，並未積極管理。考察中，北京故宮李文儒副院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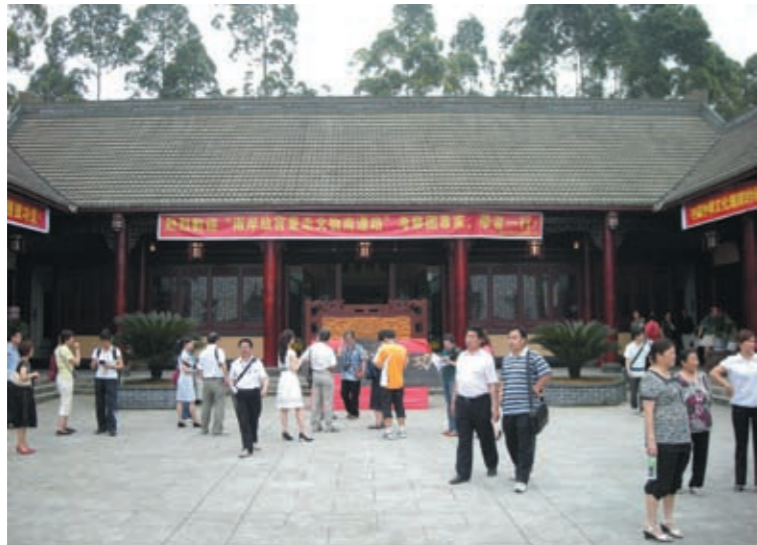
意外發現洋行倉庫旁一條依山而鋪的鐵軌，推測當年文物由碼頭到庫房，極有可能經由此軌運送（圖三〇），團員爲此著實興奮許久。南路文物曾於民國廿八年七月至卅一年九月赴蘇聯展覽，文物回國後，爲昭信國人，同年十二月於重慶展出。民國卅二年十二月，爲李川人



圖二四 廣元千佛岩前古金牛道考古發掘 莊靈攝



圖二五 成都大慈寺藏經樓上 莊靈攝



圖三四 仿三氏祠建造之安谷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



圖三三 安谷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發起人王聯春（右）

林與柳州，存放貴州安順之文物岌岌可危，決議再往重慶遷移。同年底，八十箱文物安然運達重慶市郊五十公里外的巴縣飛仙岩臨時倉庫。飛仙岩產石油，但因油量不豐，石油公司停止開採，其廢棄之員工宿舍正好用為文物倉庫。事隔七十餘年，房舍已蕩然無存，只留下虎溪邊綠色小徑（圖三二）。

莊嚴先生於回憶錄中稱此地有飛仙岩與虎溪，惟村民並不知此名，但知有飛雞岩與魚孔灘，因當地習俗凡遇久旱不雨，則於山頂巨岩前殺雞祭天，故稱飛雞岩，至今岩上仍有祭棚；魚孔灘則因溪中巨石多凹孔，雨過水退後，魚困於孔中，村民聚而捕食，故名魚孔灘。同樣地點，地名一俗一雅，顯見故宮前輩在兵荒馬亂中，仍不改儒雅書生本色。

六月十五日（星期一）成都、樂山、安谷

上午：考察樂山大佛

下午：考察安谷鎮故宮南遷文物史料

陳列館、文物存放舊址

中路文物遷渝後，因山高霧多，



圖三一 重慶羅斯福圖書館 莊靈攝

該館二樓挑高寬敞，窗戶既高且大，當年故宮文物展覽時，日軍空襲不斷，展覽目錄最後竟特別加註：「如有空襲消息，請來賓退出。」

六月十四日（星期一）重慶、巴

縣、成都

上午：考察巴縣飛仙岩

下午：記者會、考察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成都

民國卅三年秋，日軍攻陷廣西桂



圖三二 巴縣飛仙岩文物存放舊址 傅申攝

涼曬不易，復因目標顯著，易遭空襲，遂於民國廿八年春疏遷至樂山縣西南之安谷鄉，安谷多寺廟祠堂，文物經水路分批存放於六祠（三氏祠、宋祠、趙祠、易祠、陳祠與梁祠）一寺（古佛寺）中，後因古佛寺潮濕多蛇，其中文物遂移入三氏祠。六祠一寺現已全然不存，僅三氏祠殘留邊牆基址，原址則改建為運輸公司。為接待本團，安谷鄉特別在各個遺址前豎立說明牌，三寺祠說明如下：「朱潘劉三氏宗祠原址。朱潘劉三氏宗祠位於泊灘村三組，距辦事處梁祠二公里，故宮文物南遷安谷重要庫房之一。在這裡存放著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存放文物量佔七庫總量四分之一，僅故宮文物就有二一〇〇多箱。」

一行人在安谷鄉親帶領下，走訪存放點、租借民居之故宮宿舍以及文物運抵安谷之碼頭等遺址。最讓人感動的是王聯春先生（圖三三）捐出畢生積蓄之人民幣八百餘萬圓，依三氏祠舊貌興建「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圖三四），仿當年建築之樣



圖三六 樂山考察座談會



圖三七 浦口火車站前民國十七年國父靈柩暫厝之平台。自左而右為劉芳如、莊靈、鄭欣森、朱惠民、傅申、李文儒。井迎瑞攝

土主祠，其餘移至武廟，大佛寺倉庫歸還寺方。現大佛寺原址已改建為峨嵋二小，武廟則改建為峨嵋一中，惟一留存部份是兩級磚石台階，供人憑

弔。六月十八日（星期五）峨眉、成都、台北、北京、南京國立故宮博物院團隊由成都返台北

枋、斗拱、藻井與彩畫，恢復七十年前故宮國寶典藏院落之景觀。館中陳列文物存放安谷八年間相關的文字資料、照片與模型，尤為珍貴者是安谷人協助故宮辦事處與文物倉庫之各種工作記錄資料，充分呈現安谷人和故宮人於抗戰八年間，為捍衛國寶合作

無間，建立起休戚與共的情誼。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安谷貯存文物安全運抵重慶，為表揚安谷各宗祠保護文物的功績，政府特頒「功伴魯壁」金匾六面給安谷六祠。六匾多已毀壞殘破不全，然而，為歡迎「溫故知新」考察團，安谷鄉努力搜尋，



圖三五 刊於樂山廣播電視報頭版之「功伴魯壁」金匾揭幕式

竟然找到三塊殘匾拼成原來樣貌，樂山廣播電視報即以此為頭版畫面（圖三五），安谷考察在鄉民自製演出的晚會歡樂聲中告一段落。

六月十六日（星期三）樂山

上午：考察座談會

下午：考察工作會議

晚上：閉幕式

第四場考察座談會於樂山嘉州賓館舉行，四川省文物局、樂山市文物局、樂山文物研究所、大佛區管理處與峨嵋山博物館之首長，以及地方耆老與文史學者濟濟一堂（圖三六），各以其專業及研究和與會者分享。樂山市檔案局並宣佈將成立資料整理小組，開放相關資料給研究人員。

六月十七日（星期四）樂山、峨眉

上午：考察峨眉一中、大佛禪院遺

址、新建大佛禪院

下午：峨眉金頂

北路文物尚未自陝西完全運抵成都，隨即於民國廿八年五月往峨嵋疏運，初貯東門外郊區大佛寺及西門外武廟兩處倉庫，民國卅一年春復將大佛寺較重要文物移至南門外許祠與

北京故宮博物院團隊由成都返北京
南京博物院團隊由成都返南京

後記

兩週內考察了文物三路南遷之卅餘處重要地點，不僅對故宮前輩十餘年護送文物遷徙之經歷有了更深的體驗，收集了不少新資料，結識各地關注文物南遷的學者與官員，更與北京故宮（圖三七）及南京博物院的同仁建立了命運共同體的革命情感，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兩岸文化交流。

後續工作當陸續進行北京故宮、南博與本院相關南遷文物資料之彙整；文物遷台後之路線與遺址考察；南遷及東運全部遺址之保存與維護；滬、渝、筑、蓉等地故宮文物展覽對當地影響之研究；南京朝天宮庫房現存故宮文物之目錄整理與出版；等工作。

故宮文物南遷歷史見證了全民共同保護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之精神，「溫故知新—重走文物南遷路」考察活動則呈現了這種精神的延續與發揚光大。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